逃家小胥

常州市新北区薛家中心小学 张亚星

在那些熟视无睹、习以为常、司空见惯的现象背后，是不是潜存着某种契机和可利用的资源，或者是潜伏的危险与可怕的毒化？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反思，彰显那些被日常生活的琐屑和平庸给遮蔽了的事情的本真面目。——肖川

（一）

①“家长你好，孩子近期的作业写得有些不认真，字迹太过潦草……”

“哦。”

②“……请问最近孩子放学回家之后做什么？孩子的家作一字未动……”

“哦。”

③“……孩子把别人的作业撕下来，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”

“哦。”

……

当我再看到小胥家长“哦”的回复时，觉得自己当初对教育的所有热忱，逐渐失却了温度。

（二）

在N次电话后，三九严寒后的周一，小胥的爸妈终于同框出现。因为父亲没有送孩子生日礼物，孩子选择逃离第二个家——学校，一天都没来。一场轩然就这样展开：老师、门卫师傅、警察，孩子爸爸妈妈爷爷……一齐现身。监控、搜寻……

放学了，孩子出现在上学路上，被久未现身的爸爸发现了。

第二天，我对孩子没有一句责骂，只是风轻云淡地问问原因。知道不来的原因后，我拿出一本《环球地理》，用笨拙的双手做了一个稍入眼的外包装，写上了“生日快乐”，放学时，带着一丝神秘感，小心翼翼送出了一份迟到的礼物。看着孩子真诚的眼神，倍感欣慰。

原以为一切，都逐渐地趋于美好。

（三）

春分，清晨，小胥的书包在卫生间，但人不在，这一切打破了“原以为”。孩子没有来教室！到底在哪儿？赶紧联系家长，去广播室播送广播，去各大厕所间，去所有可能的小角落寻找……

无果后，再次联系家长：“我在门卫看监控。”

中午再联系：“我在家睡觉了，孩子嘛，放学的时候我去等等看。”我竟一时哑口了。向师父求教，再打电话过去，那边终于有了后续“孩子到学校不见了，那是你们学校的责任……”

师父、副班韩老师、门卫伯伯们……兵分多路，包围学校周边，进行地毯式搜寻。

夕会课，孩子出现在自家小区。之后来到学校门卫处。一家人，难得的，短暂的相聚。带班四年以来，除了上次孩子离家出走，那这次是我第二次见孩子爸爸。

孩子爸爸一脸愁容：“孩子是我亲生的，但对我一点儿感情都没有，理都不理我。”犹记得，上周，我和孩子谈心时，孩子如实和我说：“我给爸爸打电话，爸爸都不接。”据我所闻，这位父亲常年不在家，对家人不闻不问，这男子仿若生活在崔健的歌里：我要从南走到北，还要从白走到黑……但我有家就不回！孩子说妈妈一直想离婚，可是爸爸不同意。

无论如何，我对这个家庭还是有所期许的，对孩子的妈妈也有话想说：你没有美满的婚姻，但你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孩子。至少，我们可以珍惜拥有，让拥有的更加精彩，而不是一味地放任。

那天，在大家的见证下，父子俩拉了勾：只要孩子连续两周认真完成作业，父亲就带他出去玩。当天的日记里我写道：愿小胥的生活，春风十里，温柔拂面，父亲这个丢失很久的角色早日回到他的生活中。

（四）

愚人节的前一天，一大早我带着计划来到学校，心想着今天要和孩子一起完成那些任务。可是一切在踏进办公室的那一刻，又被打乱了。师父急急忙忙过来，说小胥又打算溜走了，还好被她碰见了，请体育老师帮忙生拉硬拽最后不得不把孩子抱到了四楼。

问孩子在想什么，孩子大滴眼泪喷涌而出。问了几遍，一无所获。接着给孩子母亲打电话，让她过来看看孩子，我真不敢保证孩子又在哪个空隙溜走。电话里说了情况，孩子母亲说，孩子已经到你办公室了，不会再溜了。彼时，孩子母亲对于孩子想逃学的心态已经习以为常，淡定地说，她可以下班后再过来吗？最后协商再三，孩子母亲终于答应半个小时后到办公室。

回想开学以来，这个孩子的情况：刚开始作业不写，第一次，好声好气说，下次作业及时做。第二次，好声好气说术科把他补起来。第三次，放学留下来写完再回家，告诉孩子，写作业也是有责任心的体现……再后来，这个孩子把其他同学作业纸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，那天我大发雷霆，用最蠢的方式——拿着戒尺使劲敲打桌面，制造前所未有的阵势和声音来“吓唬”孩子，再后来，孩子依然如昔，把我改过的作业再交上来……当你发现简单粗暴解决不了的事情，你会对自己下最后通牒：心平气和对待，也许事情会有转机……

在校领导的协调下，对这母子俩讲了很多鞭辟入理的肺腑之言。为了孩子的安全考虑，和家长协商：早晨家长把孩子送到教室，五点来办公室接孩子。

至此，我时常反思自己的做法和家长的做法，总觉得，孩子爸爸不送孩子礼物，孩子逃学，作为家长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惩罚，孩子会发现这样的方式很奏效，因为爸爸送他礼物了！作业不写还撒谎，再用这样的方式，又奏效了，作业可以不用写了……逃学成了万能钥匙！

（五）

班级实行值日班长轮流制，按照学号排序，对于这天，孩子都很期待。

清明假期后第二天的值日生是小胥，有孩子提议，小胥近期表现不好，按照值日班长规则，应该跳到下一号值日。在一些同学的劝说下，和适当的引导下，孩子们决定给小胥一次机会。

当天因为例会，只好让小胥在教室里写作业，临出发前我拍着孩子的肩膀：今天，老师相信你。

接近六点多，我发现自己有两个未接电话——难道孩子又不见了？带着五味杂陈回拨电话，小胥妈妈略显无奈：孩子说语文补充习题落在学校了，爷爷说下雨了不想去教室拿，孩子不乐意了，偏要去，说如果不完成作业，明天就当不了值日班长……原来，在孩子心中，是有“责任”可言的。

第二天孩子早早来到学校，一天都静静地记录着“班务日志”。小胥在夕会课上的点评异常精彩。同学们争当小评委，说小胥的点评流畅、做了充分的准备、能点评到细节……彼时我用余光偷偷瞄向孩子，第一次发觉小胥的嘴角微微上扬，甚是可爱。

那天傍晚，孩子及时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，静静地看起了课外书……

有那么一瞬间，曾经我对自己暗暗许下的承诺，又逐渐恢复了最初的勃勃生机，这春色，又亮了起来。看着孩子认真的模样，光线洒落在他稚嫩的面庞，光彩熠熠。心存希望，执着信念，这或许就是教育的真谛。